

数字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路径研究

王雪儿*, 赵婷

吉林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吉林长春

【摘要】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深度应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带来了全新机遇,推动文化传播从单向灌输的传统模式向多元互动的数字生态转型。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数字传播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本文立足数字时代的传播语境,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现实境遇与核心逻辑,从技术赋能、生态构建、国际传播三个维度探索传统文化创新传播的实践路径,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关键词】数字时代;文化传播;创新路径;数字技术

【收稿日期】2025年12月15日 **【出刊日期】**2026年1月16日 **【DOI】**10.12208/j.sdr.20260015

A study on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pathway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digital age

Xueer Wang*, Ting Zhao

School of English,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depth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issemin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one-way indoctrination model to a multi-interactive digital ecosystem.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digital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lso facing many practical predica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re logic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 It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s of the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ree dimension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Digital era;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novative pathways; Digital technology

1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文明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正深度重构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不仅消解了时空阻隔,更拓展了表达维度与接受方式。然而,传统单向度、线性化、静态化的传播范式,日益难以匹配数字原住民对个性化定制、沉浸式交互、场景化体验的深层诉求,导致

传统文化传播易陷入形式主义、符号堆砌与意义稀释等结构性困境。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既契合中华文化基因又适配数字媒介生态的创新传播范式,已成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命题。

本文立足数字技术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的战略语境,系统辨析传统文化数字传播的历史机遇与现实挑战,凝练其创新传播的本体逻辑与实践机理,并据此提出具有学理支撑与可操作性的路径体系,旨在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下的中国特色智慧文化传播新范式提供理论增量与实践参照。

*通讯作者:王雪儿

2 数字语境下中华文化传播

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维度,不仅在传播形式、渠道拓展和受众参与机制上实现了跨越式突破,更在文化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上催生了系统性变革。然而,技术赋能并非万能解药,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在实践中,因技术应用失当、内容创作浅表化、版权治理体系滞后及算法机制缺陷等多重短板,陷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现实境遇。

2.1 文化符号体系的多向重构

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文化依赖文字与静态图像的单向传播范式,通过视听转译、三维建模、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等沉浸式技术手段,将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看、可听、可触、可交互的多模态体验。这一转变契合加拿大心理学家 Paivio 提出的“双重编码理论”——该理论立足人类认知机制,指出单一抽象的符号系统在信息传播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强调多模态符号系统对人们理解和记忆信息的强化作用^[1]。例如,“央博数字文化馆”综合运用 VR、AR、3D 建模、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空间,将文物、传统技艺、文创产品以裸眼 3D、全息影像等形式动态呈现在观众面前^[2]。此类多模态呈现不仅有效降低了文化认知门槛与认知负荷,更以沉浸式美学体验彰显了传统文化的深层意境与精神价值,实现了从“知识传递”到“情感共鸣”的跃迁。

2.2 传播渠道的全域拓展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局限,为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多元的路径选择,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矩阵^[3]。这种赋能不仅体现在传播广度的指数级扩张,更在于传播深度的深化与青年群体文化主体性的激活,从而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之间架设起可持续转化的桥梁。

一方面,短视频平台能够重构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使传统文化传播从原来的线性、层级式传播逐渐向网状、裂变式传播转变^[4]。算法机制依据用户兴趣偏好进行精准推送,显著提升传统文化内容的可见性与触达效率。

另一方面,社交平台依托圈层化传播逻辑,促使具有共同文化兴趣的用户聚集形成垂直社群,在社群内部开展内容分享、讨论乃至协同再创作,形

成“用户共创—社群扩散—文化再生”的新型传播生态。

2.3 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

尽管数字技术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活力,但其实践过程仍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

其一,碎片化传播消解文化内核。碎片化传播使传统文化内容趋于零散、不完备,仅能让人获得些许表层信息,难以深察其背后之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核^[5]。部分创作者为追逐流量,对传统文化进行过度娱乐化、标签化甚至扭曲性改编,陷入“重形式、轻内容”的浅表化陷阱,受众仅获得感官刺激而难以触及价值内核。

其二,版权治理体系严重滞后。AIGC 等生成式技术依赖对海量传统文化数据的学习,但原始素材的版权归属模糊,易引发复制权、修改权侵权风险;短视频平台上的二次创作亦频频抄袭盗用现象,损害原创者权益。尽管国家已出台相关政策,但仍缺乏系统性法律规范与技术支撑,制约了创作生态的良性发展。

其三,算法推荐加剧“信息茧房”。基于用户兴趣偏好,算法推荐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网络社群,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数字化圈层。在圈层内部,同质信息的反复接触与成员间的互动认同,但同时也筑高了与外部圈层的观念壁垒^[6]。

3 数字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播的核心逻辑

数字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播的核心逻辑是一场以文化自觉为前提、以价值传承为旨归、以系统性思维为支撑的深层范式转型。其本质是在深刻把握数字传播的特征基础上,构建起“守正为核、技术赋能、受众为本、传受协同、虚实共生”的三维一体核心逻辑。唯此,才能真正使数字媒介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创新转化与全球对话的战略性基础设施。

3.1 守文化之本,创时代之新

守正是根,创新是枝;“守正创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作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也为新时代坚持守正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7]。传统文化的数字传播首先要坚守文化的本真性,牢牢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历史脉络,传承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这是传统文化传播的根本所在。同时,要

结合数字时代的传播特征与受众需求,对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传播方式进行创新,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语境相适配,实现“老传统”的“新表达”。

3.2 以技术为翼,传文化之声

技术是载体,文化是灵魂;技术不涉及价值,但应用必有立场。传统文化的数字传播须警惕“技术眩晕症”——即陷入算法黑箱、沉浸过载、界面炫技而消解意义厚度的误区。数字技术的应用要围绕文化传播的核心目标展开,服务于文化内涵的挖掘与表达,通过技术赋能让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更易被受众感知、理解与认同。同时,要根据传统文化的类型与特征,选择适配的数字技术,实现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3.3 传受协同,受众为本

在数字平台上,用户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成为内容的创造者与传播者。用户可以通过上传视频、发表评论、参与话题讨论等方式,积极参与传统文化传播^[8]。同时,要搭建全民参与的文化共创平台,降低创作与参与门槛,推动传者与受者的协同互动,让受众在参与中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创造中强化文化认同。因此,真正的“受众为本”是将文化话语权部分让渡给多元主体,在差异表达中凝聚最大公约数的文化认同。

3.4 数字活态,实体传承

“数字”不是对“实体”的替代,而是对其感知维度的拓展与传承效能的倍增。二者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互补充、双向赋能的关系。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通过线上数字平台实现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与精准触达,为线下文旅景区、非遗工坊引流;通过线下的沉浸式体验、技艺教学,让受众获得更真实的文化感知,反哺线上内容的创作与传播。这种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传播体系,既拓展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半径,又强化了其作为生活方式的实践根基,真正实现了“线上破圈、线下扎根”的战略目标。

4 数字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播的实践路径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需构建系统性实践路径。本文从技术赋能、生态构建、国际传播三个维度提出创新策略,旨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

4.1 文化新呈现,沉浸新体验

数字技术作为传统文化创新传播的核心支撑,

应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优势,突破传统传播形式局限,打造多模态呈现、沉浸式体验的文化传播新形态,推动传统文化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

首先,构建智能对话载体,拉近跨文化传播距离^[9]。运用VR/AR及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VR设备可为受众提供沉浸式文化漫游体验,使其足不出户即可游览故宫、兵马俑等文化遗址;AR技术则能实现现实场景与虚拟文化内容的有机融合,让受众在实体场馆及日常生活中与传统文化符号互动。例如,“数字故宫”与“云游敦煌”等项目已成功依托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平台,使传统文化触手可及。

其次,运用虚拟数字人构建传统文化的拟人化传播与共创载体。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现代审美特征的传统虚拟数字人,将其作为传统文化的“数字代言人”。同时,推动虚拟数字人从“文化代言”向“文化共创”转型,搭建虚拟数字人与用户的互动创作平台,让用户通过与虚拟数字人互动参与传统文化的二次创作,构建人机协同的文化共创生态^[10]。

4.2 同心筑生态,活态续文脉

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需要构建全民共创、版权保障、商业赋能的良性生态体系,推动传承模式从“政府主导、专业参与”向“全民参与、市场驱动”转变,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构建全民共创的文化传播生态,激发受众的主体动能。通过降低文化创作与参与门槛,搭建设计平台与传统文化二次创作平台等全民共创载体,使普通受众能够轻松参与传统文化的创作与传播;建立文化创作的激励机制,对优秀的传统文化二次创作内容进行流量扶持、奖金奖励和版权保护,有效激发用户的创作热情。

推动商业赋能与文化传承的融合,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将传统文化与文旅、文创、科技、时尚等产业深度融合,开发文创衍生品、数字藏品、沉浸式文旅项目等商业变现路径;通过内容付费、广告合作、IP授权等方式,确保传统文化创作者获得合理经济收益,激发其创作与传承积极性。将商业收益反哺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用于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采集、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及文化内容的创新创作,实现传统文化传播的可持续发展。

4.3 数字传文韵,匠心达四方

数字时代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带来全新机遇,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破解跨文化传播的语境适配难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化表达,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

第一,构建适配国际语境的跨文化传播内容体系。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深入研究不同国家的文化语境、受众接受习惯与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本土化转译。避免将中文语境的文化内容直接翻译传播,杜绝文化符号的误用与文化内涵的歪曲,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第二,运用数字技术打造多模态的国际传播内容。充分利用 AIGC、VR/AR、多语种翻译等数字技术,制作适配国际平台的多模态文化内容。运用 VR/AR 技术打造沉浸式中华文化体验内容,让国际受众身临其境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第三,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数字平台,推动跨文化的互动与共创。利用数字技术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线上平台,促进中外受众、文化创作者的互动与共创。邀请国外的艺术家、设计师运用中华文化元素进行创作,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通过线上直播、视频连线等方式,开展中外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的交流活动,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5 结语

数字时代的迅猛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播与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深层次的结构挑战。在这一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符号正经历着系统性、多维度的重构过程——这种重构绝非表层形式的简单更迭,而是在深度解码传统文化价值内核、历史语境与美学范式基础上的再编码与再表达;与此同时,传播生态亦实现了全域化跃迁:从传统的纸质媒介、广播电视体系,延伸至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沉浸式虚拟现实(VR/AR)、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及元宇宙空间等新型载体,显著拓展了文化传播的触达广度、交互深度与意义延展性。

基于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根本原则,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手段为文化传承赋能,根据受众的实际需求引领内容创作方向,推动传播者从单向输出转向协同共创,引导受众从被动接收升维为意义共建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起价

值共识驱动、多元主体参与、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交融共生的健康文化传播生态体系。唯有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能突破时空阂限与文明隔阂,在全球数字文明演进中彰显其普遍性价值与当代生命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力量。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其创造的沉浸式体验正在汇聚多元能量,为文化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 白相莹. AIGC 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路径研究[J]. 传播与版权, 2026, (02): 139-142+146.
- [2] 胡雨雯. 文创产品赋能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实践——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博”数字平台为例[J]. 传媒, 2025, (16): 48-50.
- [3] 郭利, 管旭静. 以新媒体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N]. 甘肃日报, 2025-12-31(008).
- [4] 陈云轩. 短视频平台对传统文化传播的赋能机制探索[J]. 名作欣赏, 2026, (02): 30-32.
- [5] 李伟林. 数字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模式探索[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6, 18(01): 46-55+154.
- [6] 尹文静, 王坤, 盛文萱. 算法推荐对大学生价值观“信息茧房”的建构及思政破局研究[N]. 山西科技报, 2026-01-20(A06).
- [7] 李丹丹, 李宏伟. “坚持守正创新”的理论本色、文化基因、历史映照与现实进路[J].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 2025, 27(02): 1-7.
- [8] 李沁锴. 数智人文传统文化传播新径[J]. 文化产业, 2026, (01): 150-152.
- [9] 侯敏. 数字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研究[N]. 广东科技报, 2026-01-16(013).
- [10] 曲茹, 陈争阳. 从“文化代言”到“文化共创”: 虚拟数字人驱动传统文化传播范式演进[J]. 现代出版, 2025, (10): 61-69.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